

摘要

于2011年3月中旬发生的日本震灾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于日本政府和民众的有序应对，灾情得到了控制，但其后续影响的阴云仍笼罩着该地区乃至全世界。这场灾难对日本生产造成的较为有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的区域溢出效应，遮蔽了人道主义灾难和该国基础设施及资本存量所受破坏的程度。

与此同时，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正在不断巩固，出口和内需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2010年的增长率达到8.3%。出口增长得益于全球投资周期以及亚洲和其他地区新兴经济体旺盛的最终需求。由于财政政策仍具扩张性，且私人需求持续增长，因而该地区国内需求也同样旺盛。私人需求广泛存在于投资和消费这两个领域中。投资的推动力来自于许多亚洲国家克服产能限制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而消费则受到不断提高的就业率、工资和生产力的促进。

近期经济前景较为有利，预计亚太地区2011和201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7%左右。中国和印度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在此后两年内，两国经济预计将分别扩张9.5%和8%。其增长将对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重大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商品需求方面。例如，澳大利亚的增长率预计在2011和2012年将分别上升至3%和3.5%，原因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商品需求增加，并且采矿部门私人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是均衡的。近几个季度以来，随着先进经济体国内私人需求的不确定因素逐渐消减，全球持续增长的前景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下行风险，例如中东和北非地区动乱（可能会干扰全球增长和通胀），以及日本震灾产生的溢出效应。另外，财政和金融脆弱性的阴云依然笼罩着先进经济体——亚洲重要的贸易伙伴。

亚洲经济在飞速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过热迹象，这存在于整个地区的商品和资产价格方面。在一些经济体，资产价格压力增大，体现于强劲的信贷动向以及房地产市场某些部门。2010年10月以来，总体消费物价指数通胀加速上升，这主要是缘于商品价格的上涨，而这些价格因素也对核心通胀产生了溢出效应。核心通胀继而又受到该地区持续宽松的金融状况（部分缘于顺周期货币政策态势）的推动。利率仍保持在与稳健增长和低通胀率相适应的水平之下，许多经济体的实际利率仍为负值。预计通货膨胀将在2011年继续加快，随后，在2012年，由于全球商品价格趋于稳定，且该地区央行进一步紧缩宏观经济状况，因而通胀将小幅度减缓。

2010年前三季度，资本流入激增，加大了政策紧缩这一任务的难度。决策者们不禁担心，升高的政策利率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自2010年10月以来，资本流入大体上有所减缓，但一些亚洲经济体的资本流入量仍大得惊人，依然是决策者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2011和2012年，在亚洲地区强劲增长前景的吸引下，同时在大量全球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的推动下，资本将继续涌入亚洲地区。考虑到这一情况，决策者们的关注焦点转向了与潜在资本流动波动性相关的不稳定性问题上，担心资本流入会“突然停止”甚或发生逆转。一些经济体已采取宏观审慎措施，旨在减轻资产价格方面的过热风险，并防止在资本流动逆转情况下出现急剧下滑。第二章指出，尽管这些举措已取得成效，但它们应被视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措施的补充，而非替代措施。

对于普遍面临通胀压力的经济体而言，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是极为必要的。除提高政策利率外，汇率灵活性也是抵御经济过热压力的一道重要防线。提高汇率可起到紧缩货币状况的效果，从而减轻提高政策利率的压力。一些经济体仍有余地进一步采取财政整顿措施，这将有助于扩大政府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冲击。

在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挑战之外，亚洲还应在中期内为实现持续强劲增长搭建稳固的平台。这一平台有赖于多方面措施，包括减轻不平等现象，提高就业率（这也将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通过持续加强国内私人需求来恢复增长平衡。对很多亚洲经济体来说，该地区的内部出口是一个不断壮大的需求来源，其中包括在亚洲“供应链”背景下向中国出口中间投入（如第三章所述），但是亚洲仍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扩大内需，那么，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复苏，先进经济体需求不断增加，该地区将再次出现外部账户差额。正如第四章所述，许多亚洲低收入国家和太平洋岛屿经济体的决策者还将面临的挑战是，要控制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社会影响，并且要在资本流入持续增加且波动不定的情况下保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